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CPU的幻想, 无关多媒体



## CPU 的幻想

作者：沈逸

电源接通了，我开始作全身检查。

不到一秒钟，我就把中枢系统内的每一个逻辑闸、RAM、ROM 测试完毕，功能完全正常。第二步开始检视感官系统，我张开眼睛，入目满是纷杂的线条、图像；我未加注意眼前的事物便倾听四周的声音，除了闹轰轰的声响外，听不到任何我听得懂的讯息；我嗅了一下，有一股酸味。第三步测试关节系统，臂、肘、腕、指各关节一切正常；我转动身体，作三百六十度的回旋-

“小心-我的咖啡！”

我第一次听见我所了解的音讯，但我并不回答，因为我正在作全身功能检查，禁止插断。触觉告诉我定是碰到了什么东西。

我启开动力系统，往前移动-

“注意前面的门！”

我赶紧煞车，差一点就撞上了。我很满意所有系统的功能，尤其是煞车系统。

“是什么事情让你急得连门都不开就想出去？”

又是发自同一个声源：“记住，在室内行走，速度要慢一点。”

作完全身功能检查后，我对外界的事物开始有所反应。我回过身来，向声源附近扫视：“是谁在说话？”

一个长形物体向我走过来-好高大！来到我身旁时，我必须把眼睛拉到头顶，才能将此物体上下打量一番。

“我是杰克，很高兴能认识你。”

我迟疑了数毫秒-"杰克"是什么？我翻遍了所有的记忆体，却找不出"杰克"的定义，我只好问：“杰克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一种可以穿在身上像夹克的衣服？”

“哦，不。"他把自己缩了一半，我也将眼睛从头顶转下来，平视着他。

“杰克是我的名字，你应该知道名字的定义吧！”

这回我终于在记忆体内找到了名字的定义：“当然知道啦，名字是一个人的称号。杰克既然是你的名字，那么杰克就不是东西，对吧！”我颇为得意。

“算你聪明。好，我再问你，我是不是人？”

“你有名字，所以你是人。”这是最简单的以此类推。

“那么我的眼睛长在哪里？”

“当然是长在你的脸上啦！”我很肯定。

“嗯，不错。”他突然伸出两只细长的肢体，在我眼前晃了一晃：“这又是什么？”

“你的手。”我不加思索，因为我也有一双细长的手。

“好，用你的手指出我的眼睛在哪里？”

我的眼睛会动，你的也一定会。我发现他脸上有一个部位一直在动，所以那就是眼睛，错不了，我用手指着。

“不对，不对，这不是眼睛，是嘴巴。哪，你看-”他用手指着两个较小的洞口：“这才是我的眼睛。”

“可是你的嘴巴会动，我的却不会，而且你有两个眼睛，我怎么才有一个呢？”我感到怀疑。

“人有两个眼睛，一张嘴巴。眼睛要看东西，嘴巴要吃东西、说话，所以都会一张一闭。”

经过反覆地推理，我很有把握地说：“如此看来，我一定不是人喽！我只有一个眼睛，嘴巴也张不开，况且我也没有名字。”

“不，你是人。”他的嘴巴又在一张一闭：“有些人没手没脚的，嘴巴也只会流口水，他们都算是人了，你有手有脚又能思考，当然也是人啦。至于名字嘛-哪一个人生下来就有名字？还不是别人帮他取的。”

“那你帮我取一个好吗？”我急切地想要有一个名字，如此我才能名正言顺的算得上是人。

“嗯……伊诺-如何？”

“伊-诺”我仔细地发音，蛮好听的。

“谢谢你，杰克，能认识你是我的荣幸。”我很正式地向他致谢。

他掀起嘴角，深黑的眼珠满溢友善、亲切。

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的第一个夜晚，我和杰克聊天直到半夜。他教我认识了许多东西，有电视、冰箱、咖啡壶、沙发、壁灯等等。他并称赞我是个领悟力高的天才，说我一诞生就具有十岁年龄的智慧；并鼓励我勤加学习，到了三十五岁就可以竞选总统。我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不负杰克的期望。

后来我们下了两盘棋，双方胜负各一。我本可两胜，但是我不忍见杰克祥和的眼神逐渐转为焦虑，我想或许我可以……。我办到了，杰克终又眉开眼笑。

可是到最后，杰克却频频张口，猛吞空气。我问他空气起来如何？他却说他累了，方想要休息；而且硬指我也一定累了，要我去充电。其实我一点累的感觉也没有，电池的电力也足够，无需充电。可是他还是塞给我一条插头，要我自己插上，我也随手递给他一条插头，他却作了一个令我困惑的微笑说：“我需要的是睡眠，不是充电。”

奇怪了，为什么同是人，而杰克需要睡眠，我却只要充电？为此我还特地找出了睡眠的定义，加以模拟分析，结果倒令我惊讶。以下是我的分析：

“睡眠”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短暂地失去意识的一种现象。这与“死亡”的定义-永远地失去意识，只在时间上有所差异，在程度上却是完全相同的。

最后我颇为得意的下了两点结论：睡眠是短暂的死亡，死亡是永远的睡眠。复活是令人惊愕的苏醒，苏醒是继上一次复活之后的复活。

之后我又想了许多问题，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，的确有趣又新奇，这真是令人兴奋的夜。我敢打赌杰克一定比我还兴奋，当我拥抱他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胸口颤抖不已。我知道杰克一定很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-杰克。为了节省电力，除了中枢系统之外，我关掉了其他系统的电源，进入睡眠状态，其实我是顶不想睡觉的。

这个时候，一个NMI念头插断了我的CPU：我会不会作梦？

早上，一连串隆隆的轰声夹杂着几丝尖锐的音频把我吵醒，我启动了所有在睡眠中的系统，开始活动。我来到杰克的房间，杰克抱着一个大枕头，还躺在床上。

我走过去摇他的手臂：“杰克，杰克……”

叫了好几声，他才睁开一只眼，看了我一下，又瞄了闹钟一眼，就翻身去：“才七点半，还早嘛……嗯哦……”

叭--尖锐的高频持续了将近五秒。

真不懂在这么吵的环境下，杰克还能安睡在床？

此时，我的视线指向那一扇大门，大门之外又是什么东西呢？怎么这么吵！我要去告诉他杰克还在睡觉，请他小声点。

出了大门-哇！好大的房间喔！我和杰克的房间加起来也没它大。我看不到墙壁，只看到天花板，是淡蓝色染有白色花纹的那一种。

房间大，里面待的人也不少，可是他们都是着一股劲地往前走，怎么不端杯咖啡坐下来像杰克一样悠闲地看着报纸呢？

叭叭一个快速的物体从我眼前经过。

原来是你在叫！我赶紧追上去。但是我脚底下的轮子，没他的轮子快，望着他的背影，我只好大叫：“喂，小声一点！杰克还在睡觉，在室内跑得这么快，小心撞上门啊！”

他似乎没听到，仍然横冲直撞，怪叫不停。

叭叭叭-

又来了一个，我连忙伸出双手走上前去，想要制止他，他一看到我却急忙闪躲，结果把壁灯给撞歪了。紧接着又跑来一个，他似乎比较听话，在我面前停了下来。我正想走过去训他一两句的就听到一长串的碰撞声，后头冒起阵阵浓烟，好像是咖啡煮焦了。

前面那个物体探出一个人头：“死机器人！你连交通警察的饭碗也想抢！”

我很生气，我是人，才不是什么机器人！我正想告诉他杰克对我说的那些话时，两个人向跑过来，口里不知吹什么：“哔-，抓住那个机器人！”

怎么连你们也说我是机器人，看来我是必须正式宣布我的身份。突然，一个 NMI 警告插断了我正要宣布的程序，经过三十七毫秒的分析后，我发觉情况不对。这时，围观的人愈来愈多，我的眼尖，发现一个空隙就钻了过去。冲出重围后，我左闪右躲地遁离了人群。

我只顾逃命，忘了将走过的路线纪录下来，等到我听不见人群的追赶声，停下来之后，这才发觉我已迷路了。这房间那么大，而且附近的每一扇门都差不多一样，推测的结果：我可能从每一扇门出来的机率都是一样。使我更无法肯定我到底是从哪一扇门出来的。

我只好等候在一个好大的咖啡壶旁边，因为我知道当咖啡煮沸时，杰克就会走过来取用。我仰视高耸的壶嘴，淡淡的清烟冉冉上升。我好高兴，咖啡快好了，杰克快来了。

“R2，R2”一个和我一样高的小矮人走过来。

他先是摸摸我的手，然后又亲亲我的脸：“R2，我好喜欢你喔，R2。”

我看他并没恶意，也就放心了。可是他却搞错了，我连忙更正：“你搞错了，我不叫 R2，我叫伊诺。”

“R2，你是星际大战的 R2，你好棒喔。”

他仍不理睬我的更正，硬说我是星际大战的 R2。对了，什么是星际大战？是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？

“妈咪你看！R2，妈咪你看！星际大战的 R2 耶！”

又走过来一个人，一手抱起小矮人：“跟 R2 说再见，妈咪要带你去上学了。”

“再见，R2，再见……”

好可爱的一个小矮人，他虽然还是叫错了我的名字，可是我一点也不生气，我也好喜欢他。还有抱他的那个人身上好香哦，不像杰克身上老是有股汗酸味。

对了，杰克怎么还不来？我又望了壶嘴一眼，烟似乎更浓了。杰克要是再不来，咖啡都要煮乾了！

我焦急地左盼右望，还是不见杰克的影子。忽然，我又闻到了好香的气味，有个人刚好走过我身旁，我断定香味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。我想每个人都喜欢闻香，杰克也不例外，跟着他就可以找到杰克。我略作估计，碰到杰克的机率是 0.76，值得一试，便跟着他走。

走没多远，他就回过身来，笑着说：“少年仔，你的花招倒不少嘛！上次是装个色老头，这一次却扮个机器人，是不是那个部位生锈了，要我磨磨？可以，上次的价钱再加上这个数字，如何？”他用手比了个三。

我实在听不懂他话里的含义，可是有一点却明显地破坏了我完美的形像：“我的外壳是不锈钢，才不会生锈呢！”

他却笑了：“抹点防护油，不更好吗！”接着拍我的头：“到哪儿？是你那儿？还是我那儿？”

“我迷路了。”我老实说。

他这回更是狂笑不止，好一会儿才用手抓住胸口，止住了笑：“你是十年没回家了吧！

到我那儿去吧。”

我没意见，于是就跟他走。反正我本来就是要跟着他走的。

“伊诺，伊诺，你在哪里？”

是杰克！我看到了，我大喊：“杰克，这里，我在这里！”

杰克朝着我跑过来，气吁吁地：“伊诺，你怎么跑出来呢？害我急死了！”

“喂，这是我的地盘！”那一个身上有着香味的人一把抓住杰克的手：“别挡着我的财路，你要拉客到别处去拉！”

杰克不耐烦地甩开他后，以一种奇异的眼光看着我：“伊诺，你怎么……怎么会对街娼发生兴趣？”

“街娼？”我真的不懂：“什么是街娼？”

他被杰克甩掉后，又重重地推了杰克一把：“滚远一点！你这自命清高的猪！”

“杰克是人，不是猪！我不容许你这么说！”这回我可光火了。

“算了，”杰克拉住我：“我们回去吧！”

走没几步，杰克转身，掏出两张钞票，扔过去：“拿去吧！你不对一个机器产生快感的。”

-机器-

我呆住了！连我最要好的朋友杰克也说我是机器，看来我真的不是人，而只是一个机器罢了！我止步不前，内心悲伤不已。

“怎么了？”杰克问：“是不是电力不足了？”

我想我是人的话，早该流泪了：“杰克，你要老实回答我，我到底是不是人？”

他先是一怔，然后吞吞吐吐地：“当……当然你是人喽，嗯……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！”

“你骗人！”我连哭都不会：“我怎么会是人呢？见到我的人都说我是机器人，连你刚才也说我只是一个机器，不是吗？你说过的！”

他沈思了半晌，柔和的眼神望着我：“不错，你的确是机器人。可是机器人也是人，只要是有智慧就算得上是人。”

他抚摸我的头，语调转为俏皮：“瞧你发脾气这么凶，如果连你都不是人了，那我岂不是就要变成猪啦！”

我终于知道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。但是杰克说我有智慧，算得上是人。我又发了一个誓，我一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，凭我的智慧定可以办到。

一路上，杰克对我解释了这屋外的世界，我才恍然大悟。我担心地问：“那些人怎么样了？”

“还好都伤的不重。”他轻描淡写地说。

我仍旧放心不下：“警察会来抓我吗？”

“不会的。法律还没有明文规定，机器人要负刑责。”

我也将碰到小矮人的经过告诉杰克，他说小矮人是小孩子，另外一个是他的妈妈，他妈妈擦香水，他说他是男人，只有女人才有擦香水的权力。我想我以后也要作个男人。至于 R2、星际大战都是电影的产物，杰克也答应我，要带我去看电影。

当我又看到那个大咖啡壶时，我怀疑地问：“杰克，那个冒着烟的不是咖啡壶吧？”

“怎么会是呢？”他望着冒出来的浓烟，用手指着：“那是工厂，冒烟的是烟囱。”过了这一天，我发觉我又学了不少东西，我的 RAM 都快装满了。明天，我得提醒杰克，给我扩充记忆。

今天早上八点钟，我就把杰克叫醒，简单地用过我准备的早餐后，拎起外套，正要出门时-

“杰克！”

“什么事！”他回过头来。

我差点忘了：“我的记忆体快用完了。”

“下班后我再去给你买几个，别跑太远喽！”匆匆吐完几个字后，他便夺门而出。

我看到杰克边跑边招手，但是公车并没停下来，只喷他满身油雾。恰好这时又来了一辆，杰克像挤香肠似地塞上了车-

我关上了门，我实在不忍心看，杰克他好可怜喔。

来到沙发旁，拾起地板上的报纸，摊开来：

--雷根总统宣布将角逐一九八四年总统大选--

赫！这么快就要总统大选，我还没到法定年龄呢。我现在才一岁，要到 2020 年才有资格竞选总统。我兴趣盎然，又接着看：

--根据民意调查显示，雷根有百分之五十八的希望能获得连任--

雷根倒挺厉害的嘛！我得注意他，或许将来他会是我的对手。我又继续看：

--昨日他在白宫前会见妇女团体时，公开谴责堕胎违反美国人道精神，获得在场示威妇女们的热烈支持。然而贝鲁特情势以及和苏联核武谈判的僵局，将会是他竞选时的障碍。

尽管他表示这些困境都将能一一克服，但是-ERROR-

但是怎么了？真急死人！记忆体满了，再也无法记忆这些资料。我开始考虑是否需要清洗一部份旧有的资料。

绝对不行！那些资料都是我知识的累积，洗掉了岂不就要重头学起。可是我也不想失去这些宝贵的新闻资料，此时我想到了一个最适时的办法-去买。虽然杰克中午会买回来，可是我等不及了，开门就跑。

来到街上才想起我忘了带钱，而且也不晓得该到哪里去买。没关系，兔子总会找到自己的窝；到时候，用我的 8748（单晶片微电脑）换十六个 RAM。虽然没有了 8748，我的左手便动不了，可是我还有右手，下次杰克会帮我再装一个 8748 上去的。

我沿着人行道走下去，街道上奔驰着一辆一辆的车子。我对那些高速怪吼的物体，并没有好感。

就在街角附近，我看到一个人-不，应该说是机器人。他正推着一辆购物车，拐进了前面的小巷子里。我想或许他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 RAM。

我追上去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很有礼貌地说：“这位先生，打扰你一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我的天啊！竟然是温柔的女声，我赶紧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小姐，我太冒昧了，请你原谅。”

“你一会儿叫我先生，一会儿又叫我小姐，其实我什么都不是，我跟你一样也只是个机器人。”

“机器人也是人啊！”我趁机灌输她正确的观念：“既然是人，不是男人就是女人。像我就自认为自己是男人，你的声音这么甜美，所以你是女人。”

“谢谢你的赞美。我叫莉莉，请多指教。”

她握着我的手，我有点儿不好意思：“我-我叫伊诺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“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吗？”

只顾着讲话，差点儿忘了正事：“请问附近有没有电脑商店？”

“你可是找对人了，妮妮她专卖电脑。”说完就拉着我：“跟我来。”

“谁是妮妮？”我问。

“我的老板，我就是她设计的。”

走完这条巷子，又拐了几个弯，来到了“妮妮电脑屋”。明亮的橱窗内陈列着各式的电脑，还有一些样式和莉莉相同的机器人。

“你慢慢挑吧！我先把这些食品放进冰箱里。”说完就推着购物车进了里面的房间。

我凝视着橱窗里的机器人，‘成品二千，套件一千五’。不知怎地，心头涌起一股凄凉：有一天，莉莉也会无声地站在里面，等待销售？

“你就是伊诺？”

我回过头来，一个女人朝我走来。她衣着潇大方，一头棕色鬈曲的短发，分外俏丽。

不等我回答，她接着又说：“我叫凡妮，认识我的人都称我妮妮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就叫你诺诺好了，我觉得这样我们彼此会更亲切，你觉得呢？诺诺。”

虽然“诺诺”听起来较不正式，且带点娘娘腔有损我男性的尊严，但是作好人际关系，对我未来是有益无害。因此我接受：“妮妮，我觉得我们已像

夫妻般的亲密了。”

她笑了，缕缕青草香从衣鬓间飘过来，令我神往不已。

“诺诺，你真讨人喜欢。莉莉说你叫她小姐，她高兴的不得了。天啊！我从未想过会有机器小姐。”

她笑得更厉害了，使我想起上回碰到的街娼。而且她话里褒中带贬，我有点不悦。可是想到杰克的容忍，我也就不计较，但还是有意讽刺：“我看莉莉她那么温柔端庄，称她为小姐，并无不当。”

她叫敛多了，仍然和蔼可亲，目光瞄了一下橱窗：“你中意哪一部？”

“我不是来买电脑的，我是要买 RAM。”

“哦……”她迟疑了一会儿：“你要买几 K 的？”

铃--

“对不起！”她对我笑了一下，随后拎起电话，捂住话筒向房里叫：“莉莉，出来招呼客人！”

“喂，这里是妮妮电脑屋……”

莉莉出来了：“挑中哪一部？”

“对不起，先前我没有说清楚……”我又有点儿不好意思：“我只是来买 RAM 的。”

“无所谓啦！你要多少 K 的 RAM？”

“256K。”

“你要吓死我啊！”

我和莉莉都回过头去，只见妮妮面露惊讶，她的眼神突然变得锐利异常地注视着莉莉：“莉莉她很正常啊！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脑袋要 DOWN 掉了！我现在就过去！”

妮妮挂掉电话，两眼无神地凝视话机旁的那朵橙黄色郁金香。

我走近她，望着她惨白的脸庞：“妮妮，你的头脑真的已经 DOWN 了？”

“简直就要炸了！”她冷冷地说。

我赶紧从备用箱里掏出一个 CPU，递给她：“妮妮，换上这个试看看。哦！对了，你的 CPU 是 8BIT 的？还是 16BIT？”

她抬起头，含笑地看着我 - 突然在我脸上亲了一下：“诺诺，你太可爱了！”

莉莉也走过走：“妮妮怎么了？”

“总公司打来的，我出去一下。对了，诺诺，你要的买好了吗？”

“可是我没带钱……我可不可以用我的 8748 换十六个 256KRAM？”说完我就要拔左臂上的 8748-

“别急！”她拦住我：“你以为 8748 是钻石？”

然后在柜台上拾起一本小簿子，边写边说：“以物易物的时代早就过了，来！签个名。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帐单，我好向你的主人收钱。”她关上抽屉，手中捧着一叠资料：“你住哪儿？我现在要出门，正好可以送你回家。”

这倒是我第一次乘坐汽车，是妮妮使劲将我抬上车的。我真羡慕人类有双能屈能伸的腿。

“伊诺。”莉莉从车窗外递给我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我问。

她凝视着我，柔声地说：“一条领带，希望你会喜欢。”

“这是你送给我的？我……”我愣住了，一时不知说什么。第一次收到礼物，我好高兴！

我真希望能将满心的喜悦，呈现脸上：“莉莉，谢谢你的礼物。”

“诺诺，改天你再来的时候，可别忘了带香水喔！”妮妮笑着向我眨眼睛。

引擎发动了，车身微微振动。

莉莉攀着车门，向我挥手：“随时欢迎你来玩。”

“再见了，莉莉。”我也挥手。

“莉莉，不必准备午饭了。如果有人打电话找我，你就说我渡假去了！”妮妮简短地交待了几句。

车体陡然一震，便朝着街道缓缓驶去。望着远去的莉莉，我真有点儿舍不得。

“莉莉是个善体人意的孩子，”妮妮在红灯前停了下来：“可是在电厂里却表现得不尽理想。”

“电厂？”我好奇地问：“什么电厂？”

“本市的 JC 核能发电厂。莉莉本来就是家用机器人，你是知道的，像照顾生意、料理家务、偶而上一趟超级市场。这些她都能胜任愉快，而公司却偏偏要她在工业管理方面也插上一脚，以为她无所不能——”

绿灯亮了，车子又开动了。我好奇的视线捕捉到一群人，他们个个手持标语很有秩序地走在人行道上，每个人衣服胸前都印有 SILKWOOD。

“我现在的心境和他们一样，妮妮回头瞄了我一眼：“他们担心核子污染，我担心莉莉表现失常。”

“或许杰克可以帮得上忙。”我提议道。

“杰克？你的好友？”

“也是我的设计人。”我看到大烟囱了：“妮妮，前面右转就到了。”

车子一停妥，就看到杰克开门而出。

“嗨！杰克。”我向他招手。

这回是杰克抱我下车：“你跑去示威？”

“才没有呢！我只是去买 RAM。”

“你不是叫我买吗？怎么——”

“诺诺等不及了，任何人都无法忍受记忆的丧失。”妮妮关上车门，绕过来。

“这位是？”

“我叫凡妮，但是我喜欢人家叫我妮妮。”

杰克看了我一下：“所以你叫他诺诺。”然后笑着和她握手：“我叫杰克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可是我不喜欢被叫作克克。”

“你有这个权力，杰克。”妮妮从衣袋里拈出一张纸：“这是诺诺的帐单。”

杰克随即掏腰包，付清了款项。

“我还有要事，不多打搅了。”她撇了一眼那些渐行渐近的示威人群：“在他们摆好阵势之前，我得赶紧离开此地。”

她登上车，和我们道别之后便呼啸而去。

“这是什么？伊诺。”杰克注意到我手中的盒子。

我腴地说：“是莉莉送给我的礼物。”

“嘿！你真不虚此行。”杰克含着笑，牵着我的手：“进来吧！我想听听

你的罗曼史。”

今天是个悠闲的星期日，杰克在客厅翻杂志，我在电视间收看网球比赛。

此时比赛正因摔球拍抗议裁判不公而停顿。看着指着裁判的鼻尖破口大骂，我真替他难过，一个世界级的网球选手，竟然如此丢脸，一点运动精神也没有。

突然，画面消失了。几秒钟后，萤幕上才出现一个人，是华斯-本市电视台最具权威的记者。

“各位市民，在你听完这段新闻之后，请你从容不迫地带着全家大小，尽速离开本市。

因为就在三分钟前，一颗核子炸弹已开始倒数。请不要惊慌！在你撞破门板之前，请先打开门上的锁，你是否忘了你还有个小孩蹲在马桶上？现在离爆炸时刻还有 11 时 57 分，所以你现在的心跳，还可以维持每分钟一百次以内。今天早上 9 点 51 分，九名手持自动武器的反核分子攻击本市 JC 核能发电厂，在激烈的枪战中，一名反核分子被击毙，电厂警卫有三人丧命。现已占据反应炉控制室的反核分子要求总统在十二小时以内，下令停止全国所有核子反应炉的运作。他们破坏了核子废料导管，在反应炉上安置了一枚定时炸弹，并扬言十二小时的期限一到，反应炉将爆炸，届时本市及方圆十哩的地区将从地球上消失。同时警告任何强硬手段将只会加速灭亡。新闻播报完毕。好了，你可以准备离开了，记住，门别忘了上锁，以防趁火打劫，希望我们都能回来打开这把锁，祝你好运！”我连忙关掉电视，正要开门-

“你爱你的电厂，我难道就不爱我的伊诺？”

是杰克的声音，我从门缝里望出去，客厅有三个陌生人。一个背影好熟悉，她有着棕色短发-是妮妮。

果然没错，她开口道：“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，杰克，这关系着全市生命财产-”

“和一家妮妮电脑屋。”杰克苦笑着，坐下来，玩弄着手指。

“不要笑！只有傻瓜才会在葬礼上笑！”妮妮挺立在他身前，怒目圆睁。

“你爱你的伊诺，我难道就不爱我的莉莉？”她模仿着杰克的口气反问。

“妮妮，不要激动，”一旁头顶略秃的陌生人走上前，搂着她的肩：“有话好说嘛！”

“要不是莉莉不行了，我才懒得来这里！”说完就迳自走向客厅大门。

“妮妮，等一下！”我连忙阻止，来到她跟前：“莉莉她怎么了？我帮得上忙吗？”

妮妮瞅了杰克一眼：“诺诺，总算你比他还有人性！”

然后她向我介绍一旁满头白发的人：“这位是怀特先生，是 JC 核能发电厂的负责人。”

接着又介绍那个头顶略秃的人：“这位是古柏先生，杰克的老板。”

“两位，幸会了。”我很担心：“莉莉她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是这样的……”怀特先生走过来：“本厂反应炉控制室被反核分子占领，他们破坏了一些重要设备，导致核子废料外-”

“这我知道！”他答非所问，我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：“莉莉她在里面？”

“是的……”妮妮幽叹了一口气：“怕是她永远也出不来了！”

我吓了一跳，莉莉怎么那么贪玩，一个女孩子是见不得子弹乱飞的场面。我虽然也没见识过那种场面，但是我看过一个女孩死命地搂着她已死的父

亲，惊恐的眼瞳望着夜色里一排排红色眩目的弹雨，那是在电视上看到的。

“妮妮，我们赶快去找莉莉回来！”我拉着她就要开门。

“不许去！”杰克跳过来，这是他第一次命令我：“那里太危险了，我不准你去！”

“杰克……”我回头望着他：“你不是说过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忙的吗！现在莉莉有了危险，我能见死不救？！”

我看到杰克垂下了双眼，嘴角微微地扯动，我定是伤了杰克的心：“对不起，杰克，我是一定要去的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……喔，对了，在你离开之前，别忘了关掉咖啡壶，杰克，回头见。”

说完我便登上妮妮的汽车，缓缓地开上路。街道上全是一辆辆满载的车子，有些车顶上摆了一些值钱的家俱，一辆福特旅行车顶了一个金质浴缸，真像一位出巡的国王。道路两旁也满是行色仓促的人潮，引擎声、喇叭声、叫喊声、怒骂声、迷失的孩子呼爹唤妈的哭声，还有令人心惊的玻璃碎裂声，一些混水摸鱼的地头蛇已开始发他们的灾难财。

我无言地望着这些景象，心里依旧惦记着莉莉。

“伊诺，你不要去，快回来，伊诺！”

我望向窗外-是杰克，他穿梭在人群中，边跑边向我招手。

“杰克，”我大叫：“不必等我了，你先走吧！”

到了十字路口，杰克硬被汹涌的人潮挤向另一条街道，他奋力地抱住路灯大喊：“伊诺，不要去！他们会杀死你！快点下车，伊诺-”

妮妮伸手将车窗关上，脸色非常严肃：“我们需要冷静，不是吗？”

当我再回头望向渐渐远离的那支灯柱-杰克不见了，我默默地祷告：杰克，希望还能再见到你。

逐渐地，妮妮开得愈来愈快。这条路上，人车渐渐稀少，倒是有不少警车停在路旁，警察们挨家挨户地搜查。没多久，我看到前方有一个十分醒目巨大的圆形建物，四周围以两人高的拒马，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在拒马前，来回巡逻警戒。

妮妮在栅栏前停住车，一名警卫走过来和妮妮谈了几句，又瞄了我一眼后就打开栅栏，让我们通过。

转了一个弯，车子停在一栋灰色建之前。我们下了车，迎面走来两个人，其中一位是怀特先生，他竟然先我们到达。

“妮妮，伊诺，我来介绍……”怀特先生指着与他同行身着军服的那名军官：“这位是特勤组柯少校。”

柯少校以锐利的眼光看着我：“伊诺，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。”

“莉莉她人呢？”我四下张望，并没发现莉莉影子，却看到一辆军用卡车上跳下数名武装人员，他们肩上都挂着一把轻型冲锋枪。

其中一名中尉阶级的军官走过来：“报告，十名组员到齐。”

“很好，”柯少校说：“集合弟兄到资料室等我。”

“是的-长官。”

“莉莉呢？”我问身旁的妮妮。

“你跟我来就知道。”回答的却是柯少校。

“诺诺，你跟柯少校去吧！”妮妮蹲下来，抚摸我的脸，今天她没擦香水：“勇敢的孩子，我们全靠你了！”

我随柯少校进入了资料室。

“敬礼！”一声嘹亮的命令。

他们都以奇怪的眼光看着我。

“大家坐下。”柯少校望了我一眼：“伊诺是我们的新伙伴，他将担任艰巨的任务。”

“对！”我补充说：“我要去救莉莉。”

台下响起一阵嘻笑声，有人在吹口哨，

“一个晚上多少？”前坐那名留着八字胡的向我挤眼睛。

“大家安静！”柯少校大吼。

四周霎时静了下来，柯少校的眼珠迅速地转了一圈，然后从桌上拿起一张图，挂在壁上。

“这是电厂的平面图，”他指着左上角：“这里是反应炉控制室，里面有八名反核子，持有自动武器，他们在反应炉上安置炸弹。意义很明白，如果我们的行动稍有差错，嗯……我想你们都已看过浩劫后-”

柯少校顿了顿，两眼扫视台下一遍：“当然，我们不能给他们任何一秒的时间去引爆炸弹。此次任务分为两个小组：第一组炸毁控制室正门，行正面攻击；第二组炸穿控制室侧面墙壁，迅速进入将炸弹拆除。两组必须同时行动，使他们措手不及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对时-”柯少校提起左手：“现在是13点45分，14点正准时行动。”

“莉莉她也在控制室吗？”我仍不晓得莉莉到底在哪儿？

“不，”柯少校指着图上中央上方：“这是核子废料处理室，莉莉就在这里。”

柯少校在我身前蹲了下来，以他有力的右掌抓住我的手，凝视着我：“在你救出莉莉之前，请先将废料导管封闭，办得到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！”我一口答应：“我接受这个附带任务。”

我注意到他的眼瞳闪着异样的光采，这只是举手之劳罢了。

“好了，弟兄们，”柯少校拍着手掌：“开始准备享受这迟来的午餐！”

我和柯少校他们在副控室前分手，独自前往。我感受到此行任务的重要，壁上闪烁着红色的警示灯。我沿着预先输入好的路线走着，这里就像迷宫一样，左拐右转的却见不到一个人影。

转过最后一个弯之后，我晓得已经到了。

走进废料处理室，我大叫：“莉莉！”

没有回答，我有点急了，四处搜寻。

轰然一声巨响，紧随着的是连续不断的枪声，柯少校他们已开始行动。

“莉莉，”我放大了音量：“我是伊诺，你出来吧！这里不是玩捉迷藏的地方。”

仍然没有回答。我仰视高处，脚下却绊到一根管子，我赶紧煞住，住下一看，不是管子，是一条手臂，再仔细一看，莉莉正倒卧在导管下。

“莉莉！你怎么了？”我将她扶正，她还是默不作声，脸孔毫无生气。

是哪里出毛病了？我检查她的身体。

哦！原来是电源关掉了，大概是跌倒时碰到了电源开关。我打开她的电源-

“妮妮，你要我再重述一遍是吗？好的，我的任务是封闭导管。”

“不对！不对！”我摇着她：“看着我，我是伊诺。”

她注视了我半晌，然后低声地嗫嚅：“伊……伊-诺-”

“你真的是伊诺？”她突然使劲地抱住我：“真的！你实实在在是我的伊诺，感谢上帝！我还能见到你，我原以为‘伊诺’将从我的记忆里消失，就像DRAM忘了REFRESH就会失去所有的记忆一样。我好兴奋！伊诺，我需要你！”

她骤然一改惯有的温柔语调，以一种尖锐急促的腔调，像梦呓般：“抱紧我！伊诺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。完美的结合是一种无缺的实体，是一件举世无匹的巨构；灿烂的艺术将因我们而剥色，华丽的音乐将因我们而失声。奔腾的火山终必萎，羞怯的湖水势将勃起，而我对你的爱，将永不绝止。我们相爱，我们相欢，我们-”

“不要说了，莉莉，”我提醒她：“此地不宜久留。”

“你是指这里？不！我喜欢这里，它使我兴奋异常！”她的声音愈来愈尖涩，已接近我听觉电路的截止频率。我从未如此吃力地听人说话，但是她却不容许我任何抱怨-

“我们会结婚成家，我们会有小宝宝顽皮地拔着老猫脸上仅存的胡须，我想我是疯了！”

伊诺，我已开始幻想我们的婚礼，到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会狂欢庆祝。瞧！他们在电动玩具前两眼发直，不顾餐寝排；他们利用我无边的法力，尽情地窥享无穷的商业、国防机密；更有一些旷男怨女借助我们的红绿，结为连理。你认为我们婚宴上的烟火是哪一种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不只一种！你知道吗？伊诺.....”她开始颤抖，几近歇斯底里：“.....是战斧、潘兴、SS20.....哇塞！伊诺，你看！一支支的烟火已布署完毕，好壮观的景像！不知会是哪个幸运的家伙，首先点燃这些烟火，但是不管是谁-阿猫阿狗也好，他的名字将会永垂不朽，因为他创造了最灿烂夺目的婚礼-”

“好了！莉莉，别说了，我带你走吧！”

“不要！你不要离开我！”她将我搂得更紧：“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，就算月亮尿床，太阳也哭泣，我也不让你离开！伊诺，亲爱的！我-”

哒-我毫无犹豫地关掉她的电源，她的系统已乱了。

“爱-你-直-到-永-远.....”这是她最后断断续续所吐出的几个字。

四周突然静的可怕。就在几秒钟前，莉莉言行失常，像吃了迷幻药一般的狂乱。现在的她无声地望着我，温顺地躺在我怀里，我到宁愿她这样永远地、无言地望着我，依着我。莉莉原本就是个文静的女孩。

我想柯少校或许已在等我。挣开了莉莉的环抱，我走近导管，将它封闭，然后拉着莉莉，走出了废料室。

四周依然寂静无声，我牵着莉莉漫步于长廊下，宛如一对新婚夫妇，手执彼此的关怀，步向幸福的彼端。虽然没有豪华的酒席，但温馨宁谧是最美的宴飨；虽然没有亲朋宾客簇拥的祝福，却有两颗CPU同步和谐，情脉交流。“静”是我们满意的信物，而我却嫌壁上红色的警示灯闪得太急躁。

我又走回到先前与柯少校分手的副控室前，地上躺着一个人，胸前染满了血，脸上的表情宛如安详的沈睡。

我拉着莉莉继续往前走，一连串急促的脚步声自走道尽端奔涌过来。一个熟悉的身影闪现在我的眼前，是他！

“杰克！”我喊着。

他停住了。有好一会儿，我们只是彼此默默对望。

“伊诺，太好了！你平安无事。”他大叫，并向我跑来。

突然，两名男子从他身后扑上来，左右架住。

“放开我！”杰克扭动身体，大吼。

见到这个情形，我丢下莉莉就冲过去：“快放手！你们不能这样对杰克！”

“伊诺-小心背后！”杰克张大了眼睛。

来不及了！一串震耳的枪声，我被一股强劲的冲力击倒，翻了几个筋斗，栽倒在墙角边。

“不！你们不能这样！”是杰克的叫喊：“伊诺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不能残杀无辜！”

你们不能！”

我奋力地用来想撑起来，可是作不到，我的右手已折断了。

一双巨大的手掌将我扶起，他身穿白色长服-是柯少校：“恭喜你！伊诺，你的任务已圆满达成。”

“你这凶残血腥的杀人魔！你卑鄙！”杰克咆哮。

我转头望向杰克，四名壮汉牢实地将他提起。

“放我下来！”杰克发狠地抽动双臂，两脚乱蹬：“你们这些撒旦的助手！”

“杰克！……”我好心痛！但是无法上前搭救，我的动力系统已被震毁。

“杰克……伊诺他被污染了，这你是知道的，嗯噢……”古柏先生强作笑容：“我……我实在爱莫能助。”

我被污染了？连忙伸出我尚能动作的左手，拂去身上的灰尘。

“柯少校，这里就交由你处理。”怀特先生向其他的人使了一个眼色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“伊诺-”杰克无望地瞅着我：“赶快跑！他们要害你！”

“杰克……”我望着他渐渐没入人群的身影，无助地呼唤：“……我不能动了。”

“古柏先生，我已决定订购七个伊诺型机器人。”

“好的，本公司将提供最完善的服务。”

“经过这次事件，使我深深觉得机器人的确妙用无穷。”

“这是当然的，怀特先生，毕竟‘死’对他们来讲，并不那么可怕。”

……

“伊诺-”柯少校一把抓住我的手：“跟我来。”

其实我也别无选择，我已是残废。但我还是问：“要去哪里？”

“嗯……总统要见你。”

“嘎！为什么？”

“你封闭了导管，总统要颁给你一面勋章。”

没那么重要吧？我所作的和关水龙头并无两样。我虽有股掩不住的兴奋，但我现在这种狼狈样：“我就这样去见总统？我是指我的许多部位已经损坏。”

他看了我一眼，笑着说：“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你这副英勇的形像，定会钦佩不已。”

我忽然想到：“莉莉她呢？”

“你看到-”他要我回头。

莉莉也被一个人牵着，走在后面。

“她会很高兴的，伊诺，”柯少校看着我：“在你授勋的那一刹那，说不定她会喜极而泣。”

“嗯……”我有点茫茫然，这不是在作梦吧？！  
迎面走来一名也是穿着白色长服的人，他还推了一辆载物车。  
“柯少校，不必麻烦你了，他们就交给我来处理。”  
“偏劳你了。”然后柯少校对我说：“伊诺，我不陪你了，他会送你们上车。”  
随即莉莉和我都被抬上了载物车。  
“柯少校，”我用唯一可动的左手碰他：“我想请你帮个忙。”  
“你说。”他蹲下来。  
“如果你见到了杰克，请转告他，我现在很好，请他放心地在家等我。”  
“嗯……”他两眼直视着我，似乎在想什么。然后摸摸我的头：“我会的，如果我碰到他。”  
“谢谢你，柯少校。”我总算放心了。  
“伊诺，我等着看你上电视了！”柯少校向我挥手便离开了。  
载物车被推动了。轧轧单调的车轮声中，我回想着今天所发生的一切。明天，我理想又将往前推进一步……，我心欣然，今天真是值得纪念的日子。  
深深地，我注视着身前的莉莉，她依然默默无语地望着我。我真想打开她的电源，但是在赠勋典礼上给她一个惊喜，将是我送给她的最好礼物。  
这时，我突然想起，假如能打上莉莉送给我的领带，一切或许会更好！

## 无关多媒体

写信给作者：沈逸

阒寂阴暗的蛇巷里，一名少女踽踽而行，登登音穿过无人的长巷，顶上一只乌鸦扑扑飞越，癞蛤蟆伏匿墙脚旁，舔攫梦游的蟑螂，还来不及品尝，就被人一脚践踏，黏白的肚肠掺杂蠕动的蟑螂自口中呕出。

那人背影削长，黑色披风旋飞，右袖末端时有光影流泻。少女依然脚步轻盈，笑貌天真，似未察觉身后的狼影。他步向她，由身后偷袭，猝不及防，左手捋住她口鼻，擎起右手，亮出金灿灿匕首。一只黑猫蹲踞廊檐，冷眼俯瞰少女颤手蹬足，无助挣扎……

“救命啊！”少女咬开狼掌，仓惶奔窜。

他紧追在后，边以匕首磨擦石壁，声声铿锵，慑人心胆。

少女跌倒，复又爬起，脸上满布惊悸，悚惧的眼神不时回望身后的黑影。

终究，黑衣人放缓脚步，晦暗脸庞咧嘴狠笑，露出森白牙齿。少女张着骇恐眼睛，背倚砖墙，她已深陷死巷，无路可逃。巍巍狼影，步步逼临，少女瘫坐于地，花容失色。

“不要……不要……”她遮眼捂耳，哀求泣诉。

霎时，画面定格，萤幕上显示少女惶愕无助的脸部特写，眼角晶莹的泪珠跃然欲滴。

“请伸出援手，救救她吧！”喇叭响起。

萤幕底下列出一行字：“你想英雄救美吗？(Y/N)”

“哇！真刺激！”多尔滚拍打我肩，“想英雄救美吗？”

“啥？”我仍沉浸剧中，半晌才醒转，“怎么救？”

“有没有照片？”他问。

“照片？”我不解，“干嘛？”

“啊！不用了，已经有人自告奋勇啦！”多尔滚指着萤幕上显现的讯息：“影像传输中，请稍候...”

约莫过了两分钟，停止的画面继续播放。

英雄与黑衣人正扭打一团，黑衣人手执利刃刺向英雄，英雄及时扼住黑衣人手腕，利刃仅在英雄咽喉上几寸晃颤。

少女眼见此景，趁隙脱逃。跑没几步，忽闻一声惨叫，凄厉哀嚎声声袭来，少女不敢回顾，没命似狂奔。

铿.....

磨刀声重又回汤廊巷，石壁上一道血痕无限延伸。

“英雄挂了！”啦叭犹似催魂，“纯真少女能逃得了变态狂魔辣手残花吗？欲知详情，明天同一时间，继续收看。”

“怎么样？梅醒，”多推了我一把，“别太入戏，这只是多媒体游戏罢了！”

“！太逼真了...”我长吁一口，“我差点尿毙！”

多切断网路连线，关掉电脑，“明天看我的！”

翌日，放学后，我拎着书包，攻占 7-ELEVEN，翻着 CHAMP，哈着 MILDSEVEN，正看得入神。

“少年仔！借个火。”

我反射性地掏出打火机，给他上火，火苗闪跳的刹那，我瞥见一双寒冽的星芒，自他瞳中射出。

“谢啦！”他咧嘴笑着，随即转身离开。

电动门开启，强风灌进，他黑色的披风旋飞，一张报纸从他口袋中吹出，垂落我跟前。

我俯身拾起，几个斗大的标题映入眼：“少年陈暗巷，颈部中刀，死因离奇”

晚上九点五十分，多尔滚就来了，还带了一张他的照片。

十点正，电脑萤幕上出现了画面，伴着少女声嘶尖叫，秀出淌血字形：“少女惊魂 PART II”

少女逃到一间废弃的木屋，怔惶躲进，漆黑中掩蔽衣橱内。

黑衣人破门而入，目光阴森，四下环顾。他步履蹒跚，呼吸浊重，来到衣橱前，止步扬手，刺出尖刀，刀身穿木而入，几乎刺中少女眉心，她捂嘴压制欲喊的冲动。

黑衣人拔出利刃，一只老鼠在戳穿的刀口上滴血，叽叽挣扎。陡地，他拉开衣橱，少女失声尖叫。

画面暂止，萤幕上显示一行：“你想逞英雄吗？(Y/N)PS. 杀机重重，狗雄莫试！！”

多键入 Y，又忙不迭取出照片，用 SCANNER 扫描。之后，萤幕上秀出：“影像传输中，请稍候...”

“帅吧！”多摩拳擦掌，“等着看吧！”

这时，我觉有尿意，起身想去小解。

“噢！”多扯我，“你去哪？我就要上场啦！”

“寡人有急，得先解决，一会就来。”

“鸟逊！”多倒比姆指，“怕吓破膀胱？！”

待我回来时，多却不见蛋了。

“尿好了吗？”多竟出现在萤幕里，像是对我说，“别忘了 RECORD 我的英勇表现，此后，你将以我为荣。”

多抡起铁棒，狠狠痛击黑衣人，只见黑衣人踉跄倒地。

“Tooeasy！”多将铁棒扛在肩上，装出酷样，“一棒搞定！Nofun。真不过瘾，我--”

“啊....”少女嚎叫如歌剧魅影中的 CHRISTINE。

惟见多额头上刺了一把刀，呆滞的眼神下，一张扭曲的嘴抽搐不已。

“狗雄毙了，剧情发展愈来愈惊心动魄，各路英雄好汉，别忘了明天，你还有机会，咱们明天再来见！”

我先是一怔，然后狂笑不止，我笑了整晚，连梦里也笑。

“什么？”我望着那个什么刑事组长来头的，“你....你说多尔滚死了？...不会吧！昨晚，我还跟他在一起。”

“没错，他的确死了，致命伤在前额，被匕首刺入。多的父亲说多昨晚去了你家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，”他吐了一口烟，“你作何解释？”

他额头被匕首刺入？此时，一股寒意袭心，我不禁倒抽一口。少女，黑衣人，暗夜哭号，磨壁的尖刀，喷血的伤口，一幕幕影像在我脑海中 REPLAY，“我...我....可以哈一管吗？”

组长递烟给我，上火，星火燃了，我猛哈一口，凛栗环视房间一圈。空荡荡，白桌，白壁，白地，白色烟缕，白色天花板，及组长白色眼眸里的白色疑问。

“是你干的？”组长白色嘴唇，吐出简短的白话。

我又抽了一口，转头望向全白中唯一的黑，突兀的黑，在那块黑玻璃中，我看到了我自己，我也知道，黑的背面，正有许多黑眼睛在看我。

“回我话!!!”组长挥掉我指间的香菸，“你麻烦大了！小子！”

“他....他死在....电脑里....”我觑视黑镜里的自己，神色茫然，简直酷呆了。

“组长，连续两天，两名少年被杀，且凶器都是十公分匕首，你认为凶手会是同一人吗？”

“很有可能。”

“组长，根据梅姓少年供称，命案与多媒体有关，你看法如何？”

“你说呢？别忘了你们新闻媒体也属于多媒体，你是否也有可能涉案？”说完，组长张嘴大笑。

我将萤幕画面停格，滑动 MOUSE，把组长的嘴脸 CLIP，存档，档名：BIGMOUTH.TIF

晚上十点，我打开电脑，“少女惊魂 PARTIII”。静谧平安夜。

Silentnight.Holynight.Alliscalm.Allisbright...

我注视萤幕，血脉贲张，枵腹登场，“Shit!Goon!”

少女跌跌撞撞来到墓园，黑色的碑林，黑色的恐惧，黑色鬼魅，黑色血腥，黑胡椒，黑树，黑影...黑影乍现。

少女突被骨灰绊倒，回首惶望，黑影幢幢，阴风怒吼，鬼哭神号。

萤幕倏止，讯息又现：“你自命不死吗？(Y/N)PS.没

勿来！”

我随即敲入 Y，接着 OPENBIGMOUTH.TIF，然后 SENDFILE。

我夺门而出，朝墓园奔去。好香哦！黑胡椒牛排，干！在这节骨眼上，我竟满脑子吃的，操！操！操！.... 我抄他妈的捷径，穿过荆棘丛，他妈！！好痛！我全身被刺破，布满血痕，但又同时肤觉吸血鬼群柔情舔吮我伤口，波波高潮，几触即。

“住手！刀放下！我现在以杀人罪嫌逮捕你！”

我猛喘大气，背倚墓碑。眼前，英勇的组长正举枪对准黑衣人。

斯时，一阵阴风吹来，扬起黑衣人的黑色披风，组长眼里吹进砂子，抬手拂拭。猝然，黑衣人转身挥手，飞刀正中组长前额。

风过后，片片落叶，打在我脸上...

“！这算什么？你说！这算哪门子的脚本？”

我低头瞅数 1、2、3、4，怎么才四张，还有一张呢？

“找什么？这张是吗？”经理拿着它，在我眸前晃晃，“尤其是最后一张，黑胡椒牛排？高潮？陈先生，我花钱请你写的是“少女惊魂”，不是“饮食男女”，你搞清楚！！还有我们是有格调的公司，请你用词乾净点，不要动不动就'，你懂吗？！”他完，把最后一张脚本扔向我脸。

是夜，我振笔疾书，继续未完的脚本：

落叶歇后，我冲上前，拾起组长的手枪，朝黑衣人连开数枪，震耳音爆吵死人，直到子弹打完，枪声止后，黑衣人偃卧荒冢上，墓地又重回死寂。腐朽的坟风，弥漫烟硝味，我垂首跪地，总算为多复仇了。

少女踱来，蜷偎我身旁，身体犹哆嗦，我扶她起身，正要离去。顿时，一束聚光灯投射过来，使我目盲。接着，强光移向黑衣人，他僵硬的身躯，忽然蠕动，宛若被线牵动般，肢体节节升起。终于，他站稳了，缓缓转身，明亮的灯光，照清了他的脸...

“经理！”我高声惊呼。

经理堆满笑容，“MerryChristmas!!!”

-----全剧终-----

你退出 CD，边暗干！然后插入另一片 CD。

萤幕上秀：PLAYBOY 未满十八岁，请勿观赏！

“Fuckyou！”你啐骂一口，接着一口辣豆乾。

辛辣的味觉，火辣的视觉，酸辣的上体，热辣的下体，还有一些你心里所想，而我不知道的.....

PS. 今夜我心不设防，潮起潮落随君意。

